

# 康盛剧社：金派扬剧新尝试

## 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6月23日，新编版金派扬剧《白蛇传》选场演出在康盛小剧场举行，这一新的尝试受到了我市戏迷朋友的欢迎。

这次演出可谓应时应景，因为前一天就是端午节，大家一定记得《白蛇传》中的白娘子在端午节饮雄黄酒现出原形的场景。此版本的《白蛇传》，有“游湖钟情”“红楼成婚”“端阳惊变”“断桥相会”四个选场，由金瓯、刘芳、万宝山、王文军四名实力演员演绎。这四场戏可以说是《白蛇传》中的华彩段落，看点足，特出彩！尤其是第三场“端阳惊变”，前不久省电视台慕名而来，专门派了摄制组，为这一场戏作了全程录制，并在端午节

期间配合全省民俗文化传播，公开播放。可以说这个戏为镇江人长了脸，也很好宣传了镇江。

观众席上，记者隐约能体会到这出戏的若干特色：首先是节奏明快，与一般冗长的戏曲剧目不同的是，一点不拖沓，反而有时感觉进度飞快，比如“红楼”那场，从相识相知到拜天地，接近于现代的“闪婚”；其次是细节的准确拿捏，好比“端阳”那场，许仙是如何灌了白娘子三杯雄黄酒，白娘子又是如何现出原形吓死许仙的，这些用文字表述是一回事，演员演起来则是另一码事，自然后者更有看头，从中能感受到戏曲程式的独特魅力；再次配角也很抢眼，王文军一人分饰两角，将船家的亦庄亦谐和法海的邪正相持表现得入木三分；还有戏台上的“绝活”展示，譬如最后的“断桥相会”，许仙在舞台上惊险的翻、跌动作，这些都是整场戏的高潮部分，每到此处，台下一片叫好。

当然，金派艺术的最大亮点是声

腔。用一句大白话讲即是：唱腔是像说话一样的唱歌，念白则如唱歌一样的说话。这不是绕口令，而是原汁原味的金派艺术呈现。据了解，这出金派扬剧《白蛇传》由康盛剧社编创。八年前，主创人员以原市扬剧团的演出本为基础，并从淮、越、婺等多个地方戏《白蛇传》中吸取营养，结合团队自身条件，进行了浓缩性的改编，并花了近半年时间，将其搬上舞台。这出戏既有扬剧金派艺术的特色，又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深受观众的肯定。故于2018年入选国家民间艺术资源共享工程，其文字和音像资料被南京图书馆数据库收藏。

这场演出，打出了金派扬剧《白蛇传》选场的旗号，实质上是一次投石问路。康盛剧社社长吕国泰表示，他们想通过该剧四个选场的演出，尝试一下，能否将此剧改编为小剧场戏曲节目？实践证明，这种努力和探索是有益的，成果令人欣喜。舞台上四位演员光彩夺目，将白娘子、小青、许仙、船家及法海塑造得活灵活现非常成功。这四场戏，结构紧凑，情节连贯，张弛有度，情真意切，动人心魄。所用道具减无可减，一桌两椅，再加一顶罗帐，仅此而已。可以说整场戏从里到外都具备了“小而精”的特点，如果在此基础上稍加提炼改编，就是一出很好的小剧场戏曲剧目。

那么，这样一种小队伍、小装备、小投入的小剧场戏曲剧目，便具备了更多服务可行性和惠民主动性，能够担当起“文艺轻骑兵”的角色，更好地扎根基层。目前我市正在大力推进小剧场建设和开展实验性小剧场演出活动，旨在用好看、好听、好玩且有一定思想内涵的小剧场戏曲节目，吸引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走进剧场，改变戏剧艺术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土壤。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，它不仅是非遗剧种的利好消息，同时也是对各家剧社的综合考量，让更多人享受“家门口的文化大餐”，任重道远。

## 北山水库垂钓

文/刘晚春

周六，我们几位同乡，相约去北山水库钓鱼。这是一位钓鱼爱好者组织的，他去年曾在北山水库和一批钓鱼协会的鱼友钓到过二十斤重的草鱼。

想想二十斤重的草鱼钓回来，做盆酸菜鱼，邀几个朋友小聚，是何等开心而得意的事，还有，看鲜活的鱼挂在钓竿上被拽上岸，也是激动人心的喜悦。冲着这盆酸菜鱼就应该去，更何况相约我的是一帮阔别家乡三十载的同窗学友呢！随行的有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，二老是钓鱼爱好者，年轻时，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钓鱼比赛。

车出镇江市，经韦岗，沿高仑山脉向西，过仑山水库，穿越弯弯曲曲的山路，到石山头，再往西不远就到了。水库在北山脚下，高高的堤坝上停满了车辆，堤坝下面是垂钓的人。我们一行将车停靠在堤坝尽头的草丛中，立马奔下山涧，涌入到那群垂钓者之中……

清澈见底的水，在太阳的折射下波光粼粼，沿岸青山葱葱，越发衬出水的静美。同学们兴致很高，又是给鱼下香饵，又是下腥饵，二老还极有耐心地给鱼做面粉团子，大家不间断地给鱼撒食，一小时过去了，两小时过去了，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，胳膊晒得通红，满脸是汗，却没钓到一条鱼。下午，放弃了小钓竿，又增加了两副崭新的抛竿，直到日落西山，依然没有一条鱼上钩。离我们不远的垂钓者也没钓到鱼，随我们同行的二老风趣地说：“今天主要是休闲，看句容山水。”

钓鱼者的快乐，并不在于得鱼多少，而在于垂钓的过程。踏着暮色，我频频回眸烟霭缭绕下的北山水库，这一望无垠蓝蓝的流动的水，是父辈们留给我们的礼物。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，农闲时分，父母总是丢下我们兄弟姐妹，和村里的农民一起到离家很远的地方，挑土方、挖水库。父母所到之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北山水库，此外，还有句容境内的芦塘水库、句容河和赤山湖等。这些山脚下的沟涧，在父辈们的劳作下，变成了一望无垠的水库，蓄水、灌溉干枯的农作物。如今，有了自来水，不再见水库的水翻山越岭沿渠道哗哗地流淌到偏远的山村，它们静静休憩在山涧中成了一道波光潋滟的风景画。正所谓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！句容的穷山恶水换了新颜，这其中父辈们流了多少汗水！

我还记得：那时，母亲和父亲每月轮流回家一次，坐在门口讲述的都是工地上挑土方修水库的事，能想象全县的劳动大军——这些朴实的农民肩挑手挖、你追我赶浩荡的劳动场景。没有报酬，他们日夜鏖战，却没有怨言。他们朴实的脑海里只有一点：句容山多水少，挖水库，免旱灾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父辈们修筑的水库成了新一代人休闲垂钓的景区，山在水的映衬下出落得清新俊美，水在山的陪衬下，蓝蓝的湖水碧绿得宛如小溪，北山水库带给人一种高山出平湖的惊喜与美丽。



金派扬剧《白蛇传》选场 竺捷摄

## 记忆中的老井

文/赵怀德

老家在江南古镇大港，老屋坐落在飘散着古镇淡淡烟火的青石铺就的南街。一座青砖黛瓦的建筑，三进两厢，还有两个天井和一个大院。第二进前的天井左侧，有一口老井。老井到底有多少年份了，太祖母也说不清。她回忆说，老爷常念叨，打记事起就一直吃这个井里的水。

这口老井很深，有十五六米的样子。井的水位较高，一般离地面只有三四米。到了夏季，水位几乎接近地面，用吊桶就能直接拎水。井栏是用整块青石凿成的，外形略微鼓起，还有斑驳的花纹。井圈的厚度有十一二厘米，内径有四五十厘米，一个吊桶吊水绰绰有余。里圈长年累月被井绳勒出了好多深浅不一的印痕。井壁上长满了墨绿色的苔藓，常年湿淋淋的，早已看不清井壁砖石的模样。

道道绳印似在叙述它那饱经沧桑的历史，多少代人喝着老井的水长大的。那个年代，没有自来水，饮水和生活用水全靠这口井。灶间的两口大水缸，盛满了井里吊上来的水，用明矾沉淀后用来烧茶煮饭做菜。平时洗菜、

淘米、洗衣，都是在井边。井栏旁有一块正方形的大石头，祖母洗衣服，常在上面用棒槌捣衣。

左邻右舍也常常用两只大水桶来吊水挑回家烧茶煮饭，也有来淘米洗菜的。记得有一年夏天大旱，几十天没有下一滴雨。许多水井几乎枯竭，要到较远的大河里取水。我家老井的水，一夜过后都是满满的。清晨，我和哥哥早早起来，帮母亲将水缸的水拎满了，把大门打开，让邻居来挑水。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

井水的水质清澈，冬暖夏凉。冬天，井里还冒着热气。小时候喜欢戏水，争着帮母亲淘米洗菜，特别喜欢帮祖母在井边的大石头上捶衣服。夏天，坐在井栏上，就像坐在冰块上，凉快极了。祖母把吃不完的饭菜放在篮子里，把子上系一根绳子，吊在井里，然后牢牢地扣在井边的大石头上。第二天，饭菜依然不馊，还是香喷喷的。有时候，早上把西瓜吊在井里，午后拿出来吃，冰凉冰凉，咬一口，凉到心，真解渴。

用吊桶吊水，也很有讲究。我是

跟祖母学会吊水的。她告诉我，吊桶放到井水里，不能花大力气，而要灵巧地左右摆两下，抖一抖，使桶口朝下沉到水里，盛满水后，两只手换着抓住绳子往上拽，就把一桶水吊上来了。那个年代，吊桶是木头做的，绳子是草编的。有时候，我一不小心，手一滑，没有抓住绳子，吊桶掉到水里了。我急得直喊：“奶奶！奶奶！不好了！吊桶掉井里了！”奶奶赶紧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竿，在一头绑上一个钩子。她慢慢地把竹竿往下放到井水里，左右移来移去，好一会才钩到吊桶的把子，小心翼翼把盛满水的吊桶吊上来。奶奶嘱咐我，下次吊水，一定要把绳子抓牢了。

老井给我的童年带来了许多快乐，留下了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已步入耄耋之年。如今，大港崛起一座新兴的港城，老街正在拆迁，老屋已是一片废墟，老井也荡然无存。但是祖母和母亲在井边忙碌的身影、乡亲们来来往往到井边挑水的情景，却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。